

小镇时常停电，他点的煤油灯，在油灯前更觉得心安。油灯下写东西更少顾忌，也更容易倾吐。很轻的叩门声，乡里没人这么敲门的，通常不是先喊话就是边招呼边砰砰打门，他以为是狗。校长家养的那条黄狗闻到屋里炖肉有时会来扒门讨骨头，可接连好几天他都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没生过火。他有点诧异，立即把写的东西塞到墙角的木炭篓子里，站在门后倾听，没声音了。刚要转身又听见轻轻的叩门声。

“是谁？”他大声问，开了一线门缝查看。

“老师。”一个轻轻的女声，人站在暗中门边上。

“是孙惠蓉？”她听出这声音，于是打开房门。

这姑娘读了两年书毕业了，在乡里种田，镇上非农业户口的子女也得去村里落户，都有文件规定，由学校执行。他是孙的班主任，挑了个离镇子只有五里路的生产大队，大队书记是他认识的驼子老赵。他又找了个有老妈的人家，对女孩好有个照应。

“怎么样，都好吗？”他问。

“蛮好的，老师。”

“可是晒黑啦！”

昏黄的煤油灯下这姑娘一脸黧黑，才十六岁，胸脯挺挺的显得健壮结实，不像城市里的女孩，从小就劳动也吃得了苦。孙进房里来了，他让房门敞开着好避嫌疑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就是来看看老师。”

“那好呀，坐吧。”

他没有让这女孩一个人在他房里待过，但是她现今已经离开学校了。孙转身察看，依然站着，在看房门。

“坐吧，坐吧，就让它开着。”

“没人看见我来。”她声音依然很轻。

他立刻处在尴尬的境地。他记得她说过她家是个女儿国，有种苦涩，有点让他动心。孙是这镇上最出色的姑娘，学生们的宣传队到附近煤矿演出后，招来了矿上的一些青工，总到教室的窗外溜溜达达的，伸头探脑，男生们便起哄，叫是来看孙惠蓉的！校长从办公室来了，训斥道：“看什么啦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小痞子们嘟嘟嚷嚷，“看看又怎的？能看跑啦？”讷讷的走了。河滩的石堤上也有用粉笔歪歪斜斜写的“孙惠蓉在此被摸了奶”校长把班上的男生一个个叫到办公室查问，都说不知，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却窃窃鬼笑。乡里的女孩也都早熟，女生之间说三道四，时常弄得吵架啼哭，他追问，便都涨红个脸不吭气了。宣传队演出前化妆，孙惠蓉拿个小圆镜子左照右照，也会撒娇：“老师，我这头梳得好看吗？老师，你来替我画这

口红，老师你看看呀！”他用手指替她修整一下唇角，说：“挺好看的，行啦！”把她推开了。

这姑娘此刻就坐在他对面，昏黄的煤油灯下。他想把灯芯捻大，女孩却轻轻说：“这就蛮好。”

他想她在招惹他，转过话题：“那家人怎么样？”问的是他替她选那家有老妈的农户。

“早不住那里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住了？”

他当时安排的是同那家的老太婆一屋里住。

“我看仓库呢。”

“哪里的仓库？”

“生产队的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就路边，桥那头。”

他知道过了村边的小石桥有栋孤零零的屋，又问：“就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“堆的些犁耙和稻草。”

“那有什么那看的？”

“书记说，以后叫我当会计，也得有间屋。”

“你不怕吗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习惯了，也就好了。”

“你妈放心得下？”

“她又顾不了我，家里还两个妹呢，人大了还不得自己过。”

又沉默了，灯油里有水分，灯火突突跳。

“有时间看点书没有？”这也是做老师的该问的。

“还看什么书呀？这不像在家那点菜园子，得挣工分呢，哪像在学校的那时候，几好啊？”

可不，这学校对她来说就是天堂了。

“那就时常来学校看看，又不远，回家就可来转转。”他只能这样安慰她。

这姑娘俯在桌子边角，低头，手指在桌缝上画。他霎时无话，闻到了她头发散发的气味，冒出一句：“要没什么事就回去吧。”

这姑娘抬起头问：“回哪里去？”

“回家呀！”他说。

“我不是从家来的，”女孩说。

“那就回队里去，”他说。

“我不想回去……”孙惠蓉头又埋下，手指仍有桌缝上画。

“害怕一个人在仓库里？”他问，这姑娘头埋得更低了。

“不是说习惯了么？要不要换回到那老太家去？要我去同那家人再说说，让你再回去住？”他

只好再问。

“不……这……”

这姑娘声音更低，头也几乎碰到桌面。他凑近闻到了她身上温酸的汗味，立刻站了起来，几乎有些恼怒，大声说：“到底要不要我去帮你说？”

这姑娘也一惊，站起来了。他看到她惊慌失措的眼睛，泪晶晶的霎时就要哭了，便赶忙说：“孙惠蓉，先回家去吧！”

女孩缓缓低下头，站在他面前却一动不动。他记得，几乎是硬把这姑娘推出房门的，握住她结实的臂膀叫她转身。孙惠蓉仍然没挪步，他在她耳边于是轻声说：“有话白天来再说吧！好不好？”

孙惠蓉就再也没来过，他也没再见到她。不，他还见过一次，那是初冬。她来学校找他，那晚是刚秋凉的时候，大概将近三个月之后，他从孙家门口经过，这姑娘正在堂屋里，明明看见他，不像以往一定要大声叫老师进屋坐，喝个茶呀什么的，却立刻背过身去，到堂屋后面去了。

新年刚过，他班上的一个女生打了上课铃还趴在课桌上哭，他调查原委，男生们都不说。问到班里一个小女生，才讲出他们男生刚才下课时说那女生：“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到时假还不是像孙惠蓉样的，叫驼子弄出肚子来就老实了！”

课后，他问到校长：“孙惠蓉怎么了？”

校长含糊糊，说，“不好讲的，搞不清楚，打胎啦！是不是强奸，这可不好瞎说的。”

他这才回想这姑娘来找他可能是向他求救，那事情已经发生了？还是女孩预感到要出事？还是已经发生了但还没怀孕？要说的都没说出来，而这又是无法说，都在这姑娘的眼神里，欲言又止，在迟疑中，在她身上酸酸的汗味和她举止中。孙一再看房门，又看的是什么？她避开他的目光打量这房里又在找寻什么？她可能有非常清楚的打算，又在那停电的夜晚不让人看见。她说了没人看见她来，显然就已经留神了，就怀有隐密要告诉他？如果他当时关上房门，不那么拘谨，她显然希望他把房门关上，就可以向他倾诉，就有可能避免这场厄运？她不要他把灯捻子捻大，在昏暗中或许她才说得出口？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心理，好让他怜悯她，拯救她？阻止或是干预那行将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的事？还是有其他的目的？

小镇上人人都知道孙家的丫头叫驼子给糟蹋了，她妈带她去打胎了，再多就无从打探。孙家门上挂了把大铜锁。他于是去了派出所，同公安员老张他也一起喝过酒。张正在训斥个卖麻油的老农，一小铁皮桶子的油和箩筐都扣下了。

“粮油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晓得，晓得。”

“晓实还卖？不是知法犯法？”

“都是我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呀！”

“谁知道是你自家种的，还是生产队里偷的？”

“不信，就问去呀？”

“问谁去？”

“问村里去，队长都晓得呀！”

“晓得，晓得，叫你们队长打条子来领！”

“这同志，行行好，下回不卖了行不行？”

“这都国家有法令规定！”

老头子蹲在地上赖着还就是不走。他坐着抽完一根烟，看来一时还完不了，便起身说他改时间再来。张倒蛮客气，留住他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了解一下我那学生孙惠蓉的事，”他说。

“这案子卷宗都在，你要就拿来看看。这种事做老师的也管不过来呀，这还是本乡本土的，那外地来的女知青出事的就更多啦。只要本人和家長不起诉，不出人命，能不管就不管。”

张打开公文柜，找出了个卷宗夹子递给了他，说：“拿去看好了，都结案啦。”

他仔细研究了卷宗里的每张纸片，有对当事人孙惠蓉和驼子分别调查作的笔录，驼子盖的指印，孙签了名也盖了指印。还有调查驼子老婆的谈话记录，附有女孩写给驼子的一封信，写在从学生作文本子撕下来的纸上，附有盖了邮戳的一个信封，地址写的是本公社转赵村大队书记某某某同志收，写的是驼子的大名。信中抬头称“亲爱的哥”，驼子五十开外了，这姑娘还未成年。信文只有两行，大致是：我很想我哥，就是没法子见到，那事就这样说好啦，我永不后悔。悔字写错了是个别字，明明白白落款孙惠蓉，信上的日期是在事情闹出来之后。

对驼子的老婆的调查笔录的是：那小骚货勾引她家男人，死不要脸，还胆敢给她男人写信，这小婊子就想弄个招工指标。信就是她截住的，她气不过了，交到公社里来的！而事情闹出来又出自于公社卫生院的王医师，对王医师的调查纪录写的是：她妈找来，求他去家里帮忙做个人工流产，说是不能来卫生院做，怕传出去街上邻居都知道，这丫头日后还怎么嫁人？王医师说，他不做这种违法的事，不合手续私下打胎要传出去，他这医师还当不当？还不满镇上风言风雨，弄得人都以为他同这小女子有一手？王医师说得很干脆，不合法的事不能做！

这事怎么传出来的调查材料里没提。驼子的口供很简单：强奸？瞎说嘛！他从来不干这种丧天害理的事！别说他老婆儿女一大家子人，就他这书记哪还有脸面当下去？这红旗大队也不能倒呀，他得对得起各级领导组织上的栽培嘛！这女学生鬼着呢，别看人小，心计不小！她明明在里头洗澡，洗澡就是咯，门栓在里面，那么厚的门板，她不自己打开外面撬得了？要不情愿怎的不叫？一共几回？问她好了，每回都在她铺板上！又不是大野地里，哪么粗的门杠会自己脱掉？要强奸怎不早告了，还等肚子大了？招工嘛，这倒也不怪她，哪个知青不想招工种一辈子田的？要有个指标，能照顾就照顾，这也不算犯法，谁去都一样，大队就管个推荐，公社才批得了条子，他一个人能定得了？

至于孙惠蓉本人的口供，厚厚一叠子，问得极为详细，从她洗澡用的那块廉价的香皂，到怎么从澡盆里湿淋淋弄到稻草堆背后的铺板上去的，细节都问得不能再详尽了，犹如再奸一遍。案子的结论是：女知青资产阶级思想作怪，不安心务农，调离该大队，换一个公社劳动，加强思想改造。对驼子的组织结论是：生活作风严重腐化，社会影响恶劣，党内记大过处分，暂且保留职务，以观后效。

他犹豫了好几天，终于向陆谈起，请陆干预一下孙惠蓉的事。

“她妈已经找过我了，”陆说，“胎也打了，找了个县医院的关系，她妈领她去做的，这事都处理了，你别管啦！”

“可问题是她还没成年——”他刚要辩解。

“你不要搅到这里面去！”陆却打断他，厉声告诫，“这乡里人事关系沾亲带故，盘根错节，你一个外乡人，还想不想在这里待下去？”

他霎时无话可说，也就明白了，他也不过是在陆的庇护之下讨生活。

“我已经关照了，把这女孩子弄到别的公社去，等事情凉它个一年半载的，风声平息了，给一个招工指标，她妈也同意了。”

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都是交易。人世世代代都在这泥巴里打滚，还又能怎样？这地方好歹接纳了他，就乖乖待着，也算明白了，他永远是个外乡人。